

清晨，眯着蒙眬的眼睛，顶着同样蒙眬的脑袋拉开窗帘，窗外居然也是一片朦胧。

眼珠左转，大海不见了，小岛不见了，海港不见了，烟台山和灯塔都不见了。眼珠右转，连绵的大南山不见了，雄立山顶的三和塔连个尖尖影儿都不见。伸着头往下看，楼宇、道路、车辆、路灯、公园门口广场、警备区大楼……统统消隐在浓雾中。抬起眼睛，看向正对面。四个红字硕大，那是小区的名字，微微的楼顶从浓雾中挺出来。

“不，那不是雾，”风跟我说，“那是雪。”它在浓浓的雪雾中扯开一条缝，别进手去才用上力气，推动雪雾。力气加大，挤成雾的雪团松动，划着粗粗的线条从窗前划过。

风在楼宇巷道里穿行，搅动得雪雾更加沉郁，逐渐暴躁。没有怜香惜玉，不讲一点儿客气，简单又粗暴，风裹着雪扑向你的脸，钻进你的脖子。从前往后，从左到右，从上到下，从下到上，360度绝对无死角，试图将羽绒服、棉衣、羊毛衫、秋衣什么的统统剥掉、瓦解。无缝隙地击打，将料峭一下一下锤进骨头缝。不论老人、小孩儿还是大人，都恨不得将自己团成球，用无限的热把自己包裹，或者说把那点儿有限的热包裹起来。

风急，雪大，雾浓，一切行进都那么困难。前面是个大坡，好多车悬在半道车子空转，一次次哀嚎着力不从心的难。半搂半抱着儿子，越过一辆辆车，一步一步挪向坡顶攀爬。将他送进学校，我继续裹紧自己挪到单位。

站在暖气房里，看着窗外飞雪，心里居然生出一丝欣赏的心。没等看清对面楼顶影影绰绰的红，桌上的电话响了——领导又来任务了。赶紧拉回思绪，将头埋进文稿堆。一个又一个同事走进来，一趟又一趟走出办公室，一件又一件事情展开。

阴沉的天，炽亮的灯，让你感觉不到时间的游移。幸好闹钟按时响起——该接孩子放学了。抬起脑袋，转动已经发木的眼珠子看向窗外。大雪几近消停，前面的楼顶、外。

哥儿小小的身子站在旁边。我一边招手，一边快跑几步上了台阶。班主任职业性地微微一笑转身离开，我提着心口挂着小心下台阶，哥儿却三步两步跑下来。怕他摔倒，我紧着脚步跟上去。刚伸出手臂要抓住他脖后的帽子，他的一句感叹停住了我的手，愣住了我的身子。

“哇——冬天好漂亮啊——”

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红星广场一片白。毓璜顶公园里的参天大树，顺着马路逶迤的行道景观树，高低错落的幢幢高楼，都戴上了雪帽。

喜的孩子。

马路牙子上，大雪地里，小儿子又蹦又跳，仰着脸张着嘴扬起一捧雪。雪落一脸，飘进嘴里，惹出一串笑。更多孩子加入，闹成一团。小饭桌的老师吆喝来吆喝去，“不要乱！”“排好队！”“拉好维！”“好好走，不要玩雪——”红红的绳子能牵住他们的手，又怎能圈住他们的心？看他们转动的眼珠、扭动的身子就知道啦，都向着阳光下亮晶晶的雪呢。那是雪花在对他们眨眼，还是招手？

跟脸上的笑容一样，儿子的手指、脚趾，衣角、裤脚，浑身上下每一个地方都张扬着开心和喜悦。如同阳光，拨弄开我心中厚厚的云层，一点一点上扬起我的嘴角。

“哥儿啊，看妈妈！”我并起脚后跟，在雪地里踩下一串串麻花辫。

“啊——妈妈好厉害！”哥儿学着我的样子跟在后面，我们娘俩嘻嘻哈哈踩下又一串又一串脚印。

下到坡底，左拐又是一个陡坡，坡上的雪被过往汽车几乎碾压成冰，闪着寒光。

“妈妈，妈妈，跟着我！”儿子一边铿锵说着，一边走到前面，沿着墙根，踏着平整大雪稳稳爬行。我不出声地笑着，跟在后面，跟着他的脚印爬行。

都说我们是孩子的领路人，孩子又何尝不是我们的领路人。阳光下，穿着亮绿色冲锋衣的儿子，走在大雪地里，走在坡顶上，那样鲜妍，那样明媚，就像一盏扶摇于黑夜的孔明灯，吸引着我的目光，远引着我的步调。

冬天好漂亮啊

□方寸

里的大树已能看清，路上一层厚厚的雪。

走出办公楼，雪清凉的寒扑面而来，从鼻孔直钻脑门，脑子瞬间清凉不少。紧紧衣领，拉低帽檐，我低着头弓着背一步一踩走往学校。脚下的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，身前身后都是踩着雪小心翼翼走着的人。是要小心，不定什么地方，雪下就是冰，滑你一个趔趄。没有电动车的风驰电掣，四个轮子的汽车也谨小慎微的，只有铲雪车气势十足。像是有一扇门被拉开，阳光泄露云层，脚下的雪明亮起来，带着暖，空气不那么凉了。

比平时晚，到的时候他们班已接完。兜里的电话响起来，远远看见他们班主任站在台阶上打电话，

子。连绵的小璜山、大南山，披上了雪褂子。厚重的云层，不仅被灿烂的阳光拨弄开，还被镶上了金边儿，像极了露着金牙的三爷爷的笑口。雪使天地之间的颜色变得纯粹，日常的喧嚣沉寂下来，连同呼吸，每个人都慢下了脚步。

多久没有抬头看天了？
多久没有抬眼看远方了？
多久没有注意云朵的颜色、大树的舒展、山峦的起伏了？

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即使走出办公室，也只顾着低头走路，何曾顾及草长莺飞、花开花落？对于秋去春来、蝉鸣冬雪，也总是后知后觉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失去了发现美、感受美的能力？曾几何时，我也是个跟儿子一样满眼都是惊

暮月岁月长，行云浮日光

□李炼

一夜冬雪，早起的日光在眼前摇啊摇，玻璃上结了一层晶花。这是这个冬天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雪，一年里日子裹裹，雪过有痕，仿佛才能拉慢岁月行驶的痕迹。

翻了个身，看到祖母正在点燃油炉，点火、填炭、掏炉一口气呵成，接着火苗像魔鬼的舌头般贪婪地伸出炉口，祖母一下子将铁盖盖上。这样，一个暖呼呼的火炉就生好了。祖母将集市上买的桔子放在炉口的四周，摸摸热了，递到床头。剥开桔子皮，一阵暖气，缕缕升起，在阳光的映射下，

如薄纱，似蝉翼，朝高处氤氲。入口，酸甜而暖。除了桔子之外，香蕉、苹果这些水果也是要加热吃的。香蕉最为脆弱，放上去一会儿就要注意翻面，否则，嫩黄的果肉就会变得焦黑。祖母记性不好了，常是糊掉的气味钻进鼻子才能记起。祖母不舍得扔掉，把坏掉的一块自己吃，将嫩黄的递到我嘴边。

下过雪的晴天是最惬意的。我爬到屋顶，碧空如洗，悠悠白云在蓝天上踱着步，阳光调皮地刺着我的眼睛。最远处的几座山，化成水墨画的形状，藏在群山身

后，层层山丘，或平缓，或高耸，或繁茂，或孤寂，原本的模样都被埋在了皑皑白雪下。笔直的烟囱，送出来缕缕炊烟，缓慢而持续地向天空爬去。耳边时不时传来农户家里的狗吠、鸡鸣，在这空旷而宁静的天地间回荡。白云已经从南边踱步到北边了，阳光还在热烈而肆意地挥洒着，在白云四周嵌上了一圈彩环。看看逐渐单调的天空，再望望眼前无际的雪地，仿佛是冬天将天上的白云仙境搬到这小小的乡村人间，我踩着柔软的雪花，像是踩着飘落的白云，心里不禁一阵快活。

雪，是落在地上的云；云，是阳光下欢畅的雪。或抬头，或远眺，跑进眼睛里的无一不是冬日的馈赠。

“刚熟好的桔子，快下来吃！”

“哎！来啦！”我连忙爬下屋顶去迎接冬日里的另一份爱的馈赠。

雪，是落在地上的云；云，是阳光下欢畅的雪。或抬头，或远眺，跑进眼睛里的无一不是冬日的馈赠。

“刚熟好的桔子，快下来吃！”

“哎！来啦！”我连忙爬下屋顶去迎接冬日里的另一份爱的馈赠。

“刚熟好的桔子，快下来吃！”</p